

班克斯探案系列



[加]彼得·罗宾逊 / 著
杨善录 张 昆 蒋小鸥 / 译

 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班克斯探案系列

余孽未了

[加]彼得·罗宾逊/著

杨善录 张昆 蒋小鸥/译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余孽未了/(加)彼得·罗宾逊著;杨善录,张昆,蒋小鸥译.
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04.1

ISBN 7-5396-2343-8

I.余... II.①彼...②杨...③张...④蒋... III.长篇
小说—加拿大—现代 IV.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98397 号

余孽未了

[加]彼得·罗宾逊著

杨善录 张昆 蒋小鸥译

责任编辑:徐海燕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网 址:www.awpub.com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安徽商中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13.375

字 数:335,000

印 数:8000

版 次: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2343-8

定 价:21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译

序

余孽未了

彼得·罗宾逊，杰出的加拿大现代犯罪小说家，出生、成长在英国的约克郡，现定居在加拿大的多伦多。他著有以警探班克斯探案系列小说十余部，其中尤以《干涸的季节》、《阴冷的坟茔》和《余孽未了》最为火爆，经年畅销不衰。罗宾逊的小说充满着悬念和意外，文笔清雅明畅，情节跌宕有致，而其结局总是使读者始料莫及。罗宾逊以天才的笔触探究着人性的隐窝，揭露了人类的邪恶。他多次获得了加拿大、英国和美国的文学大奖，其中有加拿大最佳犯罪小说作家奖、加拿大最佳短篇小说作家奖、英国约翰·克里赛文学奖、埃德加最佳小说奖，等等。

《余孽未了》是一部情节错综复杂，故事扣人心弦

的犯罪小说。犯罪现场是警探爱伦·班克斯所碰到的最残酷、最严重的一次。凶手泰里·佩恩本人奄奄一息，他的遭施暴的妻子露西已经送进了医院。然而，这场罪恶与悲剧同后来新闻界称之为“佩恩宅第”的黑暗的地下室里所发生的一切相比，只不过是小菜一碟。但是，现在魔鬼已经羁押在案，过去长夜难明的噩梦——几个月连续发生的少女失踪案，似乎终于浮出了水面。

然而，全都浮出水面了吗？太多的蛛丝马迹却叫人疑窦难消，班克斯更是日坐愁城，夜不安枕：佩恩为什么能成为一名广受欢迎的教师？他那令人发指的罪恶怎么就逃过了他的同事、邻居，甚至他妻子的耳目？纤弱、受虐的露西究竟是受害者，还是伺机脱逃的同谋？

尽管班克斯在私人生活和同事关系上存在着很大的压力，但他仍然决心一查到底。深深地埋在过去的无论是什么：是有限的讥讽、怜悯和恐怖；是一件件令人痛心、难以忍受的凶残叛逆；是戕害人们的心灵、毁灭诸多儿童的噩梦，班克斯都决心去面对。班克斯深知，这场罪孽的余殃波及甚广，有许多细枝末节亟待挖掘。因为黑幕尚未揭开，死亡有增无减，恶魔仍然逍遥法外。

在这急需外语人才、举国上下外语热的今天，英语教师巴不得采用分身法方能完成教学任务。领受这本巨著的翻译确实使我们有力薄能鲜之感。然而，我们终于完成任务了！我们要特别感激安徽文艺出版社的领导，尤其是徐海燕编辑，是他们的善良、宽容和责任感点燃了我们的心，我们方能在有限的工余时间内，在深夜的灯光下，辛勤笔耕。但我们仍然有迷糊懵懂的时候，但这不是讹误的借口，我们盼望广大读者和专家多方指教。

译者

二〇〇三年八月

献 给

至友雅人

理查德和芭芭拉

序 幕

追求。

邪恶，确乎是人们生活的

威廉·莎士比亚

《裘力斯·凯撒》





她被锁进狭窄、昏暗的小室，心里在流血。同她锁在一起的还有汤姆。汤姆已被囚禁三天了，他已渐渐停止了哭闹，但身子还在瑟瑟发抖。二月初，室内没有一点暖气，也没有食物。她心里明白，不用多久，她就会体力耗尽，悲惨地死去。

她不是初次被关进小室的。以往大多是她做错了什么事，或者没有按照他们的吩咐去做。这次不同，这次他们说她变样了。因此，她内心十分恐惧。

他们刚把阶梯顶端的门锁上，黑暗就像毛皮一样裹住了她的全身。她能感觉到这种黑暗，仿佛有只猫拥在她的腿上，她开始颤抖起来。她痛恨这间小室，超过痛恨打她的拳头和奚落她的羞辱。但是，她不哭叫，从来都不哭叫。她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是这个样儿。

室内的气味叫人难以忍受。没有卫生间，只有墙角外边的一只小桶，他们出去的时候可以在那儿方便。但什么时候才能让他们出去呢？

更糟的是，他们刚锁上门几分钟，门上便响起了爪子抓挠的声音。她知道，如果她敢于躺下，不一会儿，那尖利的爪子便会爬过她的双腿、她的肚皮。开始时，她试图不停地翻动身体，弄出声音，来驱赶它们。渐渐地，她还是筋疲力尽，进入了梦乡。她也顾不上有多少老鼠，只好随它们去了。但是，凭着它们的爬动，她能分辨它们是田鼠还是家鼠，有多大个儿。当然田鼠更讨厌，她曾经被田鼠咬过。

她抱住汤姆，想安慰他，这样他们俩也感到暖和一点。说实话，需要安慰的正是她自己，但却没有人那样做。

老鼠在她的脚上蹿来蹿去。偶尔，她轻轻地把脚弹动一下，便可以听见老鼠碰到墙壁时发出的叽叽声。此时，楼上传来了浑厚、低沉的歌声，声波把小室的铁栅冲击得“咯咯”作响。

她闭上双眼，在迷蒙混沌之中，想像出一处迷人的胜地，和风煦日，碧波粼粼。湛蓝色的海水扑向温柔的沙滩，海水也同阳光一



样温润宜人。她不顾一切地跳到海里，可这一切立刻化为乌有。金色的沙滩、蓝色的海洋、百花争艳的公园、林木青葱的夏天都无处寻觅。她又闭上了眼睛，只觉得周围一片漆黑，还听到远处喃喃的低语和哭声。她不禁感到毛骨悚然。

她在梦里神游，时醒时睡，对老鼠的骚扰也毫不介意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她听到楼上发出了一阵响声，一种异样的声音。音乐早已停止了，除了汤姆的呼吸、老鼠的爬动，四周一片寂静。接着，他似乎听到了外面的汽车在开动。一阵噪音，又一辆汽车。然后有人上楼，还有粗鲁的咒骂。

突然，楼上大闹了起来，有人用圆木连续猛击着前门。一阵“砰砰”和“嘎嘎”的响声，前门坍塌了下来。汤姆已醒了，躺在她的怀里抽噎。

她听到了叫喊声，仿佛几十个成年人在楼上跑动。过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，有人撬开了地下室的锁，一缕微弱的光线透了进来。又一阵嘈杂声，一道明亮的手电筒的光柱照了进来，越来越近。光束直刺着她的眼睛，她本能地用手捂住眼睛。光束直指着她，伴随着一个异样的声音：“哦，上帝！上帝！”

第1章

邪恶，确乎是人们生活的
追求。

——威廉·莎士比亚

《裘力斯·凯撒》



玛吉·福雷斯特一夜未眠，五月初凌晨四点前的嘈杂声把她惊醒，她并不吃惊。她确信，就寝之前，房间所有的窗子都已经关严实了。

如果不是人声，也许是其他声音：有人上早班“嘭”的把车门关上、火车飞驰过大桥、邻里的狗叫、年久失修的房屋木梁发出的嘎嘎声、锅碗瓢盆在滴水板上滑动、冰箱开关时发出的咔哒声。反正是夜晚的某种噪声，这声音使她直冒冷汗，心跳加剧，气喘吁吁，像要被淹死似的。还有，博恩斯先生拄着拐杖在大街上“噎噎”地来来回回，门上有什么东西“嚓嚓”地刮来刮去，远处受折磨的孩子的尖叫。

兴许是一场噩梦？

这些日子她变得神经兮兮。她曾经提醒自己，一切都让它过去吧。可是怪声又起了，肯定是人声，洪亮的男人声音。

玛吉蹑手蹑脚地下了床，跑到窗前。希尔街建在大峡谷的北坡上，她住在中段，铁路桥上方。街东边的房屋向上倾斜二十英尺，略成斜坡。道路两旁灌木丛生，枝繁叶茂，她很难找到通往人行道的小路。

玛吉从卧室的窗口可看见希尔街的西边及远处鳞比栉次的楼房、主干道、仓库、工厂的烟囱，从波拉福德和海里发一直延伸到广阔的田野。有时候，玛吉坐在那儿，一动不动，一边观赏风景，一边沉思着那一连串奇怪的往事。她来到这儿的经过像放电影一样在她的脑海里一幕幕闪过。现在是黎明时分，远处一串串珍珠般和琥珀般的街灯在晨雾中摇曳，像幽灵一样。整个城市仿佛是一抹虚幻。

玛吉站在窗前，向街上望去。她确信对面的大厅里有灯光，那是露西的家。当她再次听到声音时，便立即觉得先前朦胧的感觉是真实的。

那是泰里对露西咆哮的声音，她听不清他说些什么。接着，她又听到了刺耳的尖叫声，玻璃的破碎声，乒乒乓乓的响声。



露西!

玛吉拖着疲软的身子，用颤抖的手拿起了身边的电话，拨了999。

见习警察珍妮特靠在巡逻车旁，看着一辆银色的宝马车在燃烧。她不时地用手挡住刺眼的火光，站在上风躲避刺鼻的气味。她的搭档丹尼斯站在她的身旁。一两个旁观者从卧室的窗口窥视他们，别人都不感兴趣。在这个街区，烧车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，即便是在凌晨四点。

橙红色的火焰和着深蓝、深绿、偶尔带有紫罗兰色的火苗，在夜幕下缭绕升起，散发出浓浓的黑烟。即使站在上风，珍妮特还是嗅到了燃烧橡胶和塑料的气味。这气味使她头疼。她想，她的工装和头发准会沾上臭味，可能好几天也挥发不去。

领头的消防队员加里·卡伦向他们走来。他喜欢同丹尼斯拉呱，他们是好哥儿们。

“你有什么想法?”

“一定是驾车兜风的人干的，”丹尼斯指着车子说，“我们检查了汽车牌照，是今晚从曼彻斯特希登·摩尔的富人区偷来的。”

“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?”

“不知道。可能是男女私情，心怀积怨什么的，在这儿稍稍宣泄一下感情。甚至是毒品吧。这要找楼上的女士们把情况搞清楚。她们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，应该长点脑子吧。这儿的事了结了。一切都稳妥吗?”

“都在控制之中。如果行李箱里有尸体怎么办?”

丹尼斯笑了：“现在，一切都干得很漂亮，不是吗?稍等片刻，我们的话机响了。”

“我去接。”珍妮特回过头说，径直向着车子走去。

“指挥台三五四，请接通三五四。完毕。”

珍妮拿过通话机：“指挥台三五四。完毕。”



“三十五号发生家庭纠纷,希尔。重复,三十五号,希尔。能来解决吗?完毕。”

天哪!血腥的家庭暴力。头脑正常的警察都不喜欢解决家庭纠纷,尤其是在凌晨这个时候。她叹了口气,看看手表:“还行,估计三分钟可以到达。”

她大声喊着丹尼斯。丹尼斯举起手示意,一边还在跟加里说着话。丹尼斯返回车时,他们俩都大笑了起来。

“给他讲那个笑话吗?”珍妮特问,坐在方向盘前。

“哪个笑话?”丹尼斯一脸茫然。

珍妮特启动了车子,向主干道快速驶去:“你知道,那个吹牛皮的金发女郎的笑话呀。”

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”

“我只听说过,你对局里的新警察讲,那个可怜的女郎还没有梳洗呢,你应该给她一个机会让她搞定怎样做个女人,别要莽莽撞撞,一动就让人家受不了。”

珍妮特以极快的速度绕着希尔坡顶开着飞车,离心力几乎将他们抛离地面。丹尼斯盯着仪表盘直喘气,惟恐丢了性命:“天哪!女驾驶员!这是个玩笑,难道你没有一点幽默感吗?”

珍妮特暗自笑了笑,降低了车速,慢吞吞地滑下希尔山,寻找三十五号。

“不知怎的,我越来越厌倦了。”丹尼斯说。

“厌倦什么?我的驾驶技术?”

“有一点。但主要是你那没完没了的烦心事儿。这些天来小伙子都不知道他的脑子该想些什么。”

“那么他准是个垃圾脑袋,或者臭水沟脑袋。不管怎样,这是个变化的时代,我们不能落伍;否则,我们的下场就得跟恐龙一样了。嘿,那颗痣怎样了?”

“什么痣?”

“你脸颊上的那颗痣,靠近鼻子,上面长了许多毛。”



丹尼斯抬手摸着面颊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要是你，就得赶紧去看医生，有点像癌。啊，三十五号，我们到了。”

她把车开到路的右边，在离房子几码远的地方停了下来。这是一幢由红砖和沙砖建造的单户人家居住的房子，在一小块园地和一排商店之间。房子比村舍大不了多少，屋顶是用石板盖的，围墙很矮，右边有个现代化车库。此刻四周一片宁静。

“大厅里有灯光，”珍妮特说，“我们是不是去看一下？”

丹尼斯还在摸着那颗痣，叹了口气，嘴里嘟哝着什么，似乎表示同意。珍妮特先下了车，沿着小路走过去，意识到丹尼斯就在她的身后。花园里草木丛生，她用手拨开树枝和灌木才能走动。走着走着，身体内的肾上腺素开始扩散，这使她警觉起来。她处理的案件总是与家庭琐事有关，许多警察不愿干这类事，因为你不知道事态会如何发展。你好不容易把妻子和丈夫拉开，不一会儿，妻子却站到了丈夫一边，用擀面杖猛敲你。

珍妮特在门旁停下。周围仍然寂静无声，只有身后传来丹尼斯重浊的呼吸。她看了看表，时间还早，人们还不会去上班。大多数喜欢夜生活的人此时已渐渐散去。远处有鸟儿开始鸣叫。是麻雀？很可能，珍妮特思索着。是长翅的老鼠？

看看没有门铃，珍妮特就动手敲门。

里面没有回应。

她敲得更猛，锤击声回荡在整个街区，里面仍无反应。

接着，珍妮特跪到地上，通过信箱往里看，隐隐约约看见了楼梯底下趴着一个人。是女人的身影。应该强行进入。

“闯进去！”她说。

丹尼斯试试门拉手，门锁住了。接着，他示意珍妮特站开，自己用肩膀撞击。

蹩脚的办法，珍妮特心里想。她原打算后退几步，用脚把门踹开。但又记起了，丹尼斯曾是英式橄榄球二排前锋，用肩膀顶撞过



很多人的屁眼,因此他的肩膀一定有点功夫。

门一下被撞开了,丹尼斯像炮弹一样飞到了大厅门口。他紧紧地抓住栏杆的底端,让自己停下,不至于踩着躺在那儿的人。

珍妮特紧随其后,她可是很有尊严地跨着大步进去的。她把门关好,跪到地板上的女人旁边,试了试她的脉搏。脉搏微弱,却还平稳。脸部的一边粘满了鲜血。

“天哪,”珍妮特嘟哝着,“丹尼斯,你没事吧?”

“还好。你照看她,我要四下看看。”丹尼斯向楼上走去。

珍妮特一度并不介意被指派做什么,也不介意丹尼斯机械地认定女人的工作就是照顾受伤者,男人则应寻找英勇无畏的活儿。嗯,现在她可介意了。不过,她觉得伤者确实需要人照顾,此刻她就不想较劲了。

杂种,这是谁干的。她想着。接着又对伤者说:“还好吗?亲爱的。”尽管她心里清楚,受伤的女人不可能听到她的声音。“我们给你要救护车,挺住。”

珍妮特注意到,血大多是从左耳旁一处深深的伤口里流出的。鼻子、嘴唇四周也溅有血迹,呈暗红色。看上去是用拳头打的。身旁遍地都是散落的碎玻璃和水仙花,地毯上湿了一大块。珍妮特从腰间取出私人通话机,准备要救护车。很幸运,通话机在希尔山上还管用。个人超高频通话机要比装在车上的甚高频通话机覆盖面要小得多,它因对肇事现场的接收性能差而声名不佳。

丹尼斯摇着脑袋下了楼。“那杂种没有藏在楼上,”他边说边递给珍妮特一条毯子,一个枕头,一条毛巾,并向那个女人点点头,“给她。”

珍妮特小心翼翼地将枕头塞到那女人的头下,轻轻地把毯子给她盖上,用毛巾捂住太阳穴处渗血的伤口。嘿,真看不出,我们的丹尼斯还……她无不惊讶地想着。“你认为他逃跑了吗?”她问道。

“不知道。我去看看屋后。你待在这儿,等救护车。”

珍妮特还没来得及发话,丹尼斯就向屋后走去。不到片刻工



夫,她听到丹尼斯大喊:“珍妮特,快到这儿来看看。赶快。这可能很重要。”

珍妮特好奇地看着那受伤的女人。血已止住了,她已无事可做。即使这样,她也不愿将这可怜的女人单独丢下。

“快来。”丹尼斯又喊着,“赶快。”

珍妮特向俯卧着的身影看了最后一眼,接着向屋后走去。厨房里漆黑一片。

“在下边。”

她看不见丹尼斯,但能听出他的声音是从楼下传来的。她穿过右边的门,下了三级楼梯,来到一个平台,一只光秃秃的灯泡亮在那儿。接着又是一扇门,可能通向车房,她想。绕过拐角便是通往地下室的阶梯。

丹尼斯站在靠近底层的第三扇门前。门上贴着一张画报: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仰卧在铜床上,双腿全程叉开,手指猛力地扒着阴唇,丰满肥大的乳房上方,一张笑咪咪的脸向你挑逗,请你入内。丹尼斯站在画报前,咧着嘴笑。

“杂种。”珍妮特发出嘘声。

“你的幽默感到哪儿去了?”

“这不幽默。”

“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?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珍妮特可以看见门前的灯光忽明忽暗,像是从伪劣的灯泡里发出来的。她还注意到了一种特殊的气味。“这是什么气味?”她问道。

“我怎么知道。是上升潮气?是阴沟的气味?”

珍妮特认为那是腐臭味或檀木香气味。她微微战栗了一下。

“我们进去好吗?”不知怎的,她打起了耳语。

“我想最好进去。”

珍妮特走在丹尼斯前,踮着脚下了最后几级台阶。此时,肾上腺素又在她的血管里涌动。她慢慢伸出手,想开门,门紧锁着。她靠